

马里奥·普佐“教父”全系列
振聋发聩 拍案叫绝

第四个K

The Fourth K

第 四 个 K

[美] 马里奥·普佐 著

王宏伟 译

漓江出版社

责任编辑:成 洁

封面设计:A 工作室

第 四 个 K

[美]马里奥·普佐 著

王宏伟 译

漓江出版社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541002)

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金田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25 字数:250 千字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5407-3816-2/I·2709

定价:12.50 元

第一部

第一章

奥利弗·阿利冯特一百岁了，脑子还相当好使。对他来说，不幸如此。

他的头脑精明而又灵活，使得他既敢于冲破道德上的清规戒律，又适度地保持着清醒的良知。奥利弗·阿利冯特处世狡黠，他从来没陷入人们庸庸碌碌的生活中几乎无法避免的种种陷阱：他从未结过婚，从未搞过政治，也从来没有过一个他绝对信任的朋友。

奥利弗·阿利冯特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富翁，而且也可说是最有权势的人。他住在离白宫十英里左右的一个幽静而戒备森严的大宅子里。此刻他正在自己的寓所里等待他的教子——司法部长克里斯蒂·科利的到来。

阿利冯特的魅力与他的才智相匹配，他的权势正是得益于这两个方面。那些大人物们常常依赖于他高超的分析推理能力，他渐渐博得了“先知”的绰号。至今时届一百岁高龄，他的意见仍然举足轻重。

作为历届总统的顾问，“先知”曾经预测了历次经济危机，华尔街股票崩溃，美元疲软，外国资本的侵入，石油价格的颠簸；他预测了苏联的政治变革，美国国内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纷争与妥协。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聚积了数十乃至上百亿的美元，这就不足为怪，这样一个超级富翁的意见，即使可能是错误的也会受到相当的重视。当然“先知”几乎从未有错。

在主耶稣受难日这个礼拜五，“先知”正操心一件事情：他的百岁寿诞庆祝晚会安排在礼拜日复活节那天在白宫的玫瑰园举行，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弗兰西斯·伊克斯维尔·肯尼迪将是理所当然的主持人。

可以理解，“先知”对这样一个隆重辉煌的场面不仅感到巨大的荣耀和快乐，而且也有些惘然若失，在那一刻整个世界将再次传颂他的名字，但他伤感地想到，这恐怕也是他在舞台上最后一次抛头露面了。

在罗马，礼拜五耶稣受难日这一天，七个恐怖分子完成了他们行刺天主教教皇的最后准备步骤，这伙人包括四个男人和三个女人，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是人类的解放者，称自己是“暴力基督团”。

这伙人的头头是一个意大利青年，有着非常老道的恐怖手段，他在这次特别行动中给自己起了个代号叫“罗密欧”，他对这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假名自鸣得意，这似乎给他对人类的理性的爱增添了少许多愁善感的情调。

在这个礼拜五的黄昏时分，罗密欧在所谓“国际百名先锋”提供的一处安全住所里，悠闲地躺在床上读一本简装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床单皱皱巴巴的，到处是烟灰和汗渍。或许是因为紧张害怕，他腿上的肌肉有点痉挛发麻，不过这没有关系，象往常一样等事情一过就好了。但这次使命不同寻常，行动将十分复杂，身体和灵魂都经受着煎熬，他将在这个使命中成为一个真正的“暴力基督”。“暴力基督”这个不怀好意的命名常常使他开怀大笑。

罗密欧的本名叫阿曼都·吉昂占，他的父母属于富裕的上层阶级，他从小接受的就是一种空虚、奢侈的宗教性教养，这种荒淫的生活是与他苦行僧的天性相悖逆的，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他承袭的财富和天主教信仰，现在当他满二十三岁的时候，还有比刺杀教皇更刺激的叛逆行为吗？不过对罗密欧来说，这多少有点迷信般的恐惧，在他孩提时代曾接受了一个戴着红帽子的红衣

主教的洗礼，那不祥的红色总使罗密欧想起地狱火焰的红光。

在每一个宗教仪式中都得到上帝赐福的罗密欧，现在却准备好了犯下这样一个可怕的罪行，他的真名将昭于天下，成百上千的人将诅咒这个名字。他将被抓住，这是整个行动计划中的一部分，但时机一到，他将作为一个改变了这个残酷的社会秩序的英雄而流芳百世。这一个世纪的无名之辈很可能在下一个世纪被尊为圣人。反过来，他好笑地想到，几个世纪以前那个叫伊纳森特的教皇，第一个颁布了实施宗教裁判和宗教刑法的教皇训令，他不正是由于传播了真理和拯救了异教徒的灵魂而一直受到颂扬吗？

罗密欧还想到，他将要干掉的这个教皇肯定会被天主教会封为圣徒，他将要创造一个圣徒，这恰好迎合了他玩世不恭的嘲弄教会的信条。他多么憎恶这些教皇，目前这个当政的教皇伊纳森特四世，教皇派厄斯，教皇本尼迪克特，呵，他们太被神圣化了，这些亿万财富的聚积者，他们压制人类追求真理的自由，他们糊弄愚昧轻信的人们，他们不过是些玩弄魔术的华而不实的巫士，扼杀掉世界上那些悲惨可怜的人们的生命。

他，罗密欧，“暴力基督团”的“百名先锋”之一，将摧毁这个残忍魔术的神话。这些被世人粗陋地叫做恐怖分子的“百名先锋”的成员们，遍布日本、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郁金香国度的荷兰。美国没有“百名先锋”的成员，但这并没有关系，在那块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发祥地，只会产生一些斯文胆小的所谓的革命者，他们是些看见血迹就晕倒的无能之辈，只会干些诸如在吓走人们之后的空楼房里扔炸弹，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搞点男女关系并当成反叛行为的无聊行径，他们就是这么些令人鄙夷的货色，所以毫不奇怪美国从未有过一个“百名革命先锋”的人。

罗密欧中断了他的白日梦，真见鬼，他也搞不清到底有没有一百个人，可能是五十个，也可能是六十个，或者仅仅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数目，这些个象征性的数字倒也确实能鼓舞和召唤群众，也能

愚弄新闻界，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就是他，罗密欧，和他的同谋者雅布里都是“百名先锋”的成员。

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罗马有许多教堂，在耶稣受难日这个礼拜五，现在已是晚上六点，再过一个小时雅布里将会来核对这个复杂行动的细节。刺杀教皇的行动不过是一局精心构想的棋赛中的第一招，罗密欧怀着浪漫的心情，对以后一系列令人目眩的壮举感到振奋。

雅布里是唯一使罗密欧从体力和智力两方面都感到敬畏的人。雅布里谙悉政府的反复无常和法律权力机关的虚伪，他知道不切实际的乐观常常是很危险的，最坚定的恐怖分子也可能会出人意料地丧失掉他们的忠诚信念，这些都不必说。最主要的，雅布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进行革命斗争的天才。他非常鄙视普通人常有的婴儿般的愚鲁无知的慈悲和怜悯心肠，雅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未来的自由。

雅布里的冷酷无情远胜于罗密欧，罗密欧杀死过无辜的人们，出卖过他的父母和朋友，甚至暗杀过一个曾经保护过他的法官，即使有时罗密欧知道政治谋杀可能不过是精神错乱的蠢举，他也不怕付出任何代价。可是当雅布里对他说：“如果你不忍心往一个幼儿园里扔炸弹，那你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罗密欧只得老实地承认他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但是，他敢杀死教皇。

不过在罗马黑漆漆的夜晚，罗密欧梦见过许多胎儿大小的恶魔吸附在他身上，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罗密欧叹了一口气，翻下他那肮脏的床铺，准备在雅布里来之前洗个澡，刮刮胡子。他知道雅布里会把他整洁利落的举动看作完成这次使命的一个吉祥的迹象。和其他享乐主义者一样，雅布里很注意仪表整洁，罗密欧自己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禁欲主义者，就是住在猪圈里也毫不在乎。

雅布里正穿过罗马的大街小巷,来找罗密欧。象往常一样,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很警觉,但实际上事情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的安全,参加行动的骨干分子的忠诚程度,以及“百名先锋”的紧密配合。不过包括罗密欧在内,这些人没有一个知道整个行动计划的全部内容。

雅布里是阿拉伯人,象许多阿拉伯人一样,平素他自称是西西里人。雅布里的脸又瘦又黑,脸的下半部的嘴巴下突兀而出象多长出一层肉似的,显得阴冷粗糙,平时他留着浓密的胡子把这副凶相遮挡起来,但一有什么行动他就把脸刮得溜光,他故意要给对手显露出一副死神般的真面目。

雅布里长着浅褐色的眼睛和一头灰发,宽厚的胸和肩象他的下巴一样显得威武有力,他个子不高,双腿却挺长,这使得他强壮的体魄看上去并不怎么显露,一双警觉敏锐的眼睛炯炯有神。

雅布里讨厌“百名先锋”,他觉得这不过是搞时髦的公关所使用的一个鬼花招罢了。“百名先锋”公开声称他们弃绝物质享受,这也使他感到不快,这伙都象罗密欧一样斯文的大学生们,往往对革命抱着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从来不懂得妥协,而雅布里则以为他们这一代的革命者多少也需要一点纸醉金迷的生活。

雅布里很久以前就放弃了那些虚伪的道德准则,虽然,和其他虔诚地把自己献身于为人类谋幸福的革命者一样,他也有清醒的良知。他从不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所做的事感到愧疚,他和中东的石油王子们搞秘密交易刺杀他们的政敌,也干一些不光彩的活儿,暗杀那些受过牛津教育、擅长外交的一些非洲国家的新一代领导人。有时纯粹就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随心所欲地杀几个受人尊敬的政治家,使那些在世界上叱咤风云的权贵们掌握不了自己的生死。

他的这些行为,“百名先锋”从来不知道,更没对罗密欧吐露过一个字。从荷兰、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那里,雅布里得到了大笔

的钱，有些钱还是俄国和日本的情报机关提供的。在很久以前，他甚至接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金去完成一项极其秘密的使命，这些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他不是苦行僧，不管怎么样，他虽然不是生来就穷，但过去确实吃了很多苦。他现在要好好享受生活，他喜欢美酒佳肴，住豪华的旅馆，赌博。他对与女人肌肤接触的快乐总是心驰神往，简直是神魂颠倒，当然为了女人总是要花费不少的钱，他乐意送一些礼物借机来卖弄自己的魅力，不过他惧怕海誓山盟的爱情，他可不愿意陷入卿卿我我的爱的纠缠之中。

尽管有这么些“革命弱点”，雅布里在他的那个圈子里还是以他坚强的意志而闻名。他绝对不惧怕死，这还不算什么，最独特的是他根本不惧怕疼痛，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变得如此残忍。

在过去这些年中，雅布里显示了自己在任何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面前都是坚不可摧的，在希腊、法国和俄国他逃脱了一次次的关押和酷刑的折磨，甚至还经受住了以色列安全部门的一个月的审讯。他很钦佩以色列人的手段，但最后他还是击败了他们，或许是因为他一方面不怕受皮肉之苦，另一方面他要了他们，在高压威吓之下毫无表情，最后每个人都知道了他象花岗岩一样坚硬，受点皮肉之苦他根本不在乎。

他对自己的猎物可不是这样，他常常以自己的魅力迷惑他们，一半是想炫耀自己的魅力，一半是由于内心的恐惧，他意识到自己多少有点变态，也许他残忍的本性中本来就缺少狠毒的成份。总之，他是一个快快乐乐的恐怖分子。他欣赏生活，即使现在，尽管他将要实施一起极其危险的行动，他行在罗马街头，周围鲜花的芳香，傍晚稀薄的光线，和罗马无数个教堂响起的钟声，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愉快。

每个步骤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罗密欧的人已做好了准备，他自己的人马也将于明天抵达罗马，这两伙人都分别被安排在安

全的住所里,只有他和罗密欧进行单线联系。雅布里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在即将到来的复活节这个星期天以及其后几天,他们将创造惊天动地的业绩。

他,雅布里,将脱颖而出,使那些强权大国匍匐在脚下,那些过去对他指手画脚的大人物们,还有可怜的罗密欧,都将成为他这一壮举的工具和牺牲品。除非他神经出了差错或死掉。或者说,除非整个过程中上百个细节的时间衔接上出现失误的话,他大概才会遭到失败。但是整个行动是如此复杂,安排得如此巧妙,这给他以快感。雅布里在街上顿住脚,欣赏着大教堂上的高高的尖顶和街上熙熙攘攘的快活的罗马市民,他沉浸在自己未来辉煌的形象的想象中。

如同所有那些妄图以自己的意志、才智和力量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一样,雅布里也决不想步前人的后尘,他既不重复别人的做法,也使无人能与他比肩。在这个死板的社会结构中,那些戴着慈善面具的当权者,才是最冷酷无情的家伙。

雅布里注视着街上喜悦的朝圣的人群,在这些全能上帝的信仰者面前,他不由得涌起自己不可战胜的自豪感。大概一向宽宏慈悲的上帝也不会饶恕他的罪孽,但他将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他相信只有走到邪恶的极端,才会滋生正义。

雅布里来到了罗马最破落的街区之一,这一带人经常容易遭到恫吓和敲诈勒索。他到罗密欧他们那地方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这是一座四层旧楼,有个很大的院落,半边围着石砌的围墙,整座楼房都控制在地下革命组织手中。一个瘦弱的姑娘出来给雅布里开门。她穿一身蓝色工装服,上衣敞开着一直到腰部,没戴乳罩,乳房也不突出。她曾参加过雅布里的一次行动。他并不喜欢她,但钦佩她的凶残。他们吵过一次,她没认输。

这个女人叫安妮,乌黑发亮的头发掩饰不住她凶狠的面庞。她有一双闪光的眼睛,在她打量别人的时候,常常即使象雅布里和

罗密欧这样的人心里都直发毛。她现在还不知道这次使命的具体内容，雅布里的到来使她下意识地预感到行动的重要性。她对雅布里笑了笑，一言未发，待雅布里进来后就关上了门。

雅布里厌恶地注意到房子里十分肮脏，到处是吃剩的食物和未刷洗的碟子、杯子，地上乱扔着报纸。罗密欧这一伙全是意大利人，四男三女，女人们拒绝打扫房间，除非男人们跟她们一起打扫，洗洗刷刷的事情是与她们的“革命”信念相悖的。那几个男的都是年轻的大学生，从小就娇生惯养，还抱有那么点女权思想，这样他们彼此就形成了默契。谁也不去理会这个地方的邋遢样，他们知道等他们走后地下组织的人会来清除掉一切会成为罪犯的痕迹，现在感到恼怒的只有雅布里自己。

他忍不住对安妮说：“你们这群猪猡。”

安妮轻蔑地打量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我又不是房主。”

雅布里马上看出了她的个性，她不害怕任何男人或女人，她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随时准备在危急关头赴汤蹈火。

罗密欧从楼顶跑下楼梯，他看起来相当漂亮，以至于安妮不由得垂下了她的眼睛。他亲热地抱了抱雅布里，然后领他到院子里，两个人在一个长条石凳上坐了下来。空气里飘来春天里鲜花的芬芳，寂静的夜晚隐约可听见嗡嗡的声音，那是复活节前成千上万涌到罗马来的朝拜者在街头的嘈杂声，数百个教堂钟声齐鸣，欢呼复活节的到来。

罗密欧点了一支烟，说：“我们的时机到了，雅布里，我们的名字将永远被传扬。”

雅布里对他这样自鸣得意的浪漫想法感到好笑，他有点鄙夷这样想出风头、热中于个人荣耀的欲望，“我们不过是无名小辈，我们将同一个个长长的血腥历史抗争。”雅布里想着他们刚才热情的拥抱，对他来说，那虽是一种志同道合的爱，但心里也充满了驱散不去的恐惧，那感觉就象他们俩是一对谋杀亲身父亲的逆子站在父

亲尸体旁的心情。

院子四周的围墙上零零落落的电灯发着昏暗的光，他们把自己埋在黑暗中，罗密欧说：“到时候世人会知道这一切的，他们会怎么看？怎么赞美我们？还是会把我们当成疯子？他妈的，后世的诗人会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的。”

雅布里说：“我们现在管不了那么多。”罗密欧戏剧化的神情使他感到尴尬，使他不由得对这家伙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虽然过去一再证明，这个长相英俊和善、思想模糊不清的小伙子，实实在在危险之至。然而他们毕竟有根本上的区别，罗密欧是无所畏惧，而雅布里却是十分狡黠。

就在一年之前，他们一同走在贝鲁特的街头，街道上有一个空牛皮纸袋，油腻腻的，象是刚装过食物。雅布里绕了过去，罗密欧则一脚把纸袋踢进了路旁的排水沟里。不同的本能反应。雅布里相信世界上的每样东西都可能有危险性，罗密欧则很多时候茫然无知。

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雅布里的眼睛象棕色的石珠子，长相丑陋，罗密欧几乎是漂亮得无可挑剔，雅布里以自己的丑陋为荣，罗密欧则为自己的美貌感到羞耻。雅布里懂得，一个简单无邪的人只要投身政治革命就必然要使用暴力和屠戮他人，罗密欧只是慢慢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信念，他毕竟是从读书人转变过来的。

罗密欧得天独厚，理所当然的是情场上的王子。他富裕的家境使他免除了物质生活的贫寒。罗密欧颇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他天生的好运在道义上并不公平，正是这样的舒适生活使他感到厌倦。他埋头学习，从文学书上学到的东西更加确立了他的信念，学校里那些激进的教授们当然更是推波助澜，他们使罗密欧确信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他不会象他父亲那样，花在打扮上的时间比那些高级妓女还多。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追逐女色上，他更不会花从穷人身上榨

取来的血汗钱，穷人必须获得自由和幸福，然后才能谈到他自己的幸福。

雅布里的信仰转变是发自肺腑的。小时候，他生活在巴勒斯坦一个伊甸园般美丽的地方，他十分聪明，无忧无虑，非常听父母的话，父亲每天都要给他读一个小时的《古兰经》，他特别尊重自己的父亲。

在那块圣洁的土地上，他家拥有一个很大的别墅，周围是大片奇异的绿草地。别墅里有成群的仆人。雅布里五岁那年，不幸降临到他们全家。他被赶出了这个天堂乐园，他的父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美丽的庄园化成了袅袅的紫烟，顷刻间他成了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儿。他被亲戚收养，来到一个偏僻的山村。他身边唯一的财富只剩下父亲给他遗留下的《古兰经》，这是一本羊羔皮纸印刷的漂亮的经书，深蓝色的经文，烫金装饰，他常常想起过去的时光，父亲大声给他朗读经文，一字也不差，这是伊斯兰教的传统，从先知穆罕默德口中记录下来的真主阿拉的话，是永远不容争辩和不可怀疑的，“《古兰经》可不同于《塔拉》”，在他长大后，有一次他深有感触地对一个犹太朋友这样说，他们都会心地笑了。

他很快就得知了被驱逐出伊甸乐园的真相，但是直到好几年以后他才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他家原来在以色列境内，他父亲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个地下领导人，后来被人出卖，在警察突袭庄园时被打死，他的母亲随后自尽，偌大的庄园被以色列人烧成了一片灰烬。

由此，几乎是自然而然地雅布里成了一名恐怖分子。他的亲戚、老师都教育他要牢记对犹太人的深仇大恨，不过他却说不上对犹太人有非常强烈的憎恨感，倒是憎恨那个冥冥真主，毁灭了他天堂乐园的童年时代的快乐生活。十八岁那年，他把父亲那本精美的《古兰经》卖了一大笔钱，用这些钱上了贝鲁特大学，头两年他大

部分时间都和女人鬼混在一起，之后就成了巴解组织的一名地下成员，在那以后的几年里，他渐渐成了一个有名的危险分子。然而解放他的同胞从来就不是他的最终奋斗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他干这种玩命的活儿只不过是寻求自己内心的平衡。

在那个秘密住处的院子里，这会儿雅布里和罗密欧花了两个小时多一点儿的时间把整个行动的每个细节都过了一遍。罗密欧不停地抽着烟，他担心的唯有一件事，“你能保证他们会把我放出来吗？”他神情紧张地问。

雅布里宽慰地说：“他们怎敢不把我手里的人质当回事儿？听我的，你在他们手中会比我在沙哈本安全得多。”

然后他们在黑暗中拥抱而别，在复活节以后，他们就再也不会见到对方了。

也就在这个礼拜五，弗兰西斯·伊克斯维尔·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召集了他的私人高级助理班子和副总统，他将要告诉他们一个颇为扫兴的消息。

会议在总统的黄色椭圆形居室内举行，这样气氛显得随便一些，大家可以舒舒服服坐下来品尝地道的英格兰茶。这间屋子比那间通常更为有名的总统椭圆形办公室要更大，更舒服一些。

总统在贴身保镖的陪同下走进屋子，房间里的人都站起来向他致意，肯尼迪点头示意他们坐下，然后叫保镖们退到了门外。每逢这种场合，总是有两件事感到不舒服，首先是根据礼仪，只有他直接下达命令保镖们才会退出屋外；还有，副总统必须起立迎接他，向他致意。使他感到烦恼的就在于副总统是一位女性，这种时候，政治上的礼仪就压倒了社会礼仪。而且更成问题的是，副总统海伦·杜波里比他要大出十岁。她是一个具有杰出的政治、社会才干的女性，虽然人过中年，却依然风韵犹存，肯尼迪在民主党内力

排众议，挑选她做了自己的副总统竞选伙伴。

“见鬼，海伦，”弗兰西斯·肯尼迪说，“你不必站着，现在该我来招待诸位，给你们倒茶。”

“十分感谢，”海伦·杜波里说，“我猜想，在你召集你的私人顾问班子时把副总统找来，大概是缺个人收拾杯子吧。”他俩都笑了，但总统的高级助手们却笑不出来。

在院子里，夜幕中罗密欧抽完了最后几口烟，越过石砌的围墙他可以看到罗马市内一些大教堂的圆锥顶。该到向他的人吹风的时候了，他抽身走了进去。

安妮掌管着他们的武器，她打开一个大箱子，把枪支弹药分给每一个人。他们中的一个男的拉了一张脏床单铺在地板上。安妮把擦枪用的汽油和抹布放在了上面。他们一面听罗密欧讲述行动的内容，一边擦拭各自的武器，几个小时里就这样边听边提问，把每个细节都重复记了好几遍。待安妮把行动中穿的服装拿出来，他们都乐了，彼此开了几个玩笑。最后，他们终于坐下来用餐，饭菜是罗密欧他们几个男人准备的，还有新鲜的好酒。他们为这次使命的成功而干杯。酒足饮饱之后他们又玩了一个多小时牌，才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里。他们把楼门紧闭，每个人床头又都放着枪，因此就没有必要再设岗哨，然而每个人都迟迟不能入眠。

午夜过后，安妮敲开了罗密欧的门。罗密欧还在看《卡拉玛佐夫兄弟》，他把她让进来，安妮一把把书扔在地上，不屑地说：“你又读这破玩意！”罗密欧耸了耸肩，微笑道：“他挺逗，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十分打动我，不象意大利小说那么一本正经。”

他们很快脱光了衣服，并排仰躺在脏乎乎的床上，浑身上下紧绷绷的，并不是因为性兴奋，而是出于无形的恐怖。罗密欧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安妮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她停止了颤抖，然后一本正经地坐了起来，拿起脏乎

乎的床单擦了擦手，又从桌子上拿起香烟和打火机，点燃了一支烟。

罗密欧走进卫生间拿了一条湿毛巾，他给她擦了手，又擦了自己的，然后把毛巾递给她。

在以前的一次行动中，他们曾这样干过一次。罗密欧知道这是她唯一能允许的造爱方式，她十分看重自己的独立，不管是什么情况，她决不能容忍一个她不爱的男人亲热她。

罗密欧看着她的脸，脸色不似平时那么冷酷，眼睛也没有经常的凶光。她还很年轻，他想，怎么这么快就变得如此老气横秋？“你想和我在一块睡，还是只是做做样？”他问。

安妮熄灭了烟头，“呵，不，”她说，“我干嘛需要陪伴？我们都已满足了各自的需要。”她开始穿衣服。

罗密欧开玩笑说：“至少你该在走之前说点温柔的话吧。”

她站在走廊里，转过身来，一时他以为她会回到床上来，但她只是笑了笑，他还是第一次感到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踮了踮脚尖，开口说：“罗密欧，罗密欧，为什么是你，罗密欧？”她朝他挤了挤鼻子，然后消失了。

在犹他州普罗沃市的杨·伯翰大学，有一个传统的一学期一次的追杀行刺假总统的游戏。也是在复活节的礼拜五这一天，这个学期的游戏开始，两个刺客戴维·詹特尼和克莱德·科尔正忙着准备他们的家什。在弗兰西斯·伊克斯维尔·肯尼迪当选副总统后，这种游戏重又在各个大学校园里风行起来，杨·伯翰大学今年的这个游戏的行刺目标就是用纸板做的一个酷似总统的假人。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几个学生组成一个行刺团伙，他们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在五步以内的距离用玩具手枪向假人开火，另外由一百多名学生组成一伙代表法律和秩序的守卫队，游戏输赢的赌金则在游戏结束之后奖给获胜的一方开庆功宴会。

由摩门教会控制的学校当局并不赞同这样的游戏,但是没有办法,这种游戏在全美大学校园里风靡一时,屡禁不止——一个在自由社会滥用自由的极好例子。这样的蔑视权威的举动,正好迎合了那些有低级趣味的年轻人寻求刺激的心态,这也是他们对当权者心怀不满的无声抗议,是卑贱的小人物们对显赫的权贵阶层的挑战。行刺游戏还是一道安全阀门,避免把内心骚动的激情激化为政治示威的游行、静坐抗议和暴乱。

詹特尼是这个游戏的主角,科尔是他的帮手。他俩手挽着手在校园里巡视了一圈,当他们走到守卫队员护卫着的假总统跟前时,科尔噘了噘嘴,詹特尼会意地点点头。纸板做成的假人看上去挺象弗兰西斯·肯尼迪,但是被夸张地涂抹成花花绿绿的怪模样,着一身蓝,系一条绿领带,穿一双红袜子,却没有鞋子,脚底写着一个大写的罗马数字 IV。

守卫队的人挥舞着玩具手枪威胁他们走开。他俩掉回头,科尔大声骂了一句,但詹尼特神色严峻,他把这事挺当真,他又考虑了一遍他设想的绝妙的计划,颇感到成竹在胸,幸灾乐祸。原来他们招摇过市地走一遍,目的就是要给对方制造一个假相,以给他们一个出其不意的袭击。他们身穿滑雪服,一副要离开校园去度周末的模样。

游戏规则的要求之一是公开总统假人的行程路线,按计划到晚上时假总统将出席守卫队的庆功宴会,詹特尼和科尔决定在午夜的最后期限之前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事情按原样,晚六点时,在那个将准备举行庆功宴席的餐馆里詹特尼和科尔又重新碰面。餐馆的老板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在过去两个星期,他俩只是在这儿打工的学生,而且他俩特别是科尔还干得挺不错,老板很满意。

晚九点,守卫队员们簇拥着那个总统纸人涌进了餐馆,他们足足有一百人,把通向餐馆的每个出入口围得水泄不通,纸人被放在